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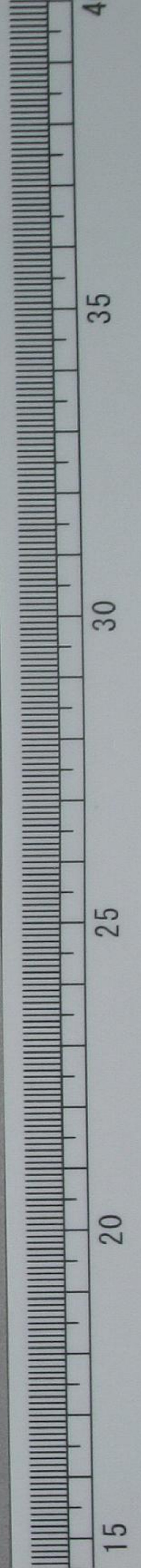


改正
増補

東京新繫昌記

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856
4



文庫11
A 1856
4

柳田泉文庫

柳田泉文庫

四蹄瀉溺發糞時間哩。

新聞社

固陋之夢醒而矇昧之雲散文化之花燦然綴錦開明
之光煥然放輝世俗豹變社會一新內外多美事雖然
人不嗅其馨香則不知有文化之花不觀其撮影則不
識有開明之光普天之下雖無非王土不傳世界新聞
率土之濱何由能化是以新聞紙為人所愛讀而出
于四方也新聞各社又各有專任乃記官令公判等
事者日新真事誌也移于京橋銀街報都下珍事奇談
者東京日々新聞也當時在淺草茅街告地方新

改正東京新報日記 第二編 三十六

柳田泉文庫

報異事者，郵便報知新聞也。在於兩國此三社最鳴于都下，皆是文明之編號，開化之稟牌，而日新世界不可欠之機關也。記者以社會之耳目，自任讀者以改進之嚮導，許之亦豈過稱哉。嗚呼！一葉紙而網羅世界，新竒無大無小，無不記載，坐而聞字內之事，三千世界如入眼裏，有效益于人智，誘導偉且大矣。矧其報導速於乘瀛車而傳命乎，嘗任報導神速者，讀賣先生避三舍而降之，不亦宜乎。可謂一葉新紙價賢萬卷，故書一社內列高卓數脚，而各分其課，皆要神速，有奔走于市街而探新竒者，有出于官省而寫布令者，有編文章者。

有植活字者，明日所出新聞于今日，午後四五點時也，既成矣，其簡便也。有一個器械，以印刷數千紙，速于彙舖。丁稚燒鬆糕，而一葉價不出二三錢，括一月購取，則朝々遞送，且減價額。一月定價不過五十錢，乃至七十五錢，其價僅々不充。絃妓一纏頭，而日々報內外新聞，不亦甚廉乎。而紙上所載官府之布令，內外之新事，地產之豐歉，物價之高低，貿易之盛衰，開店之報告，或絃妓之妍媸，或戶長之勤惰。當時未揭社論凡上耳觸目新事，竒報不問其細大，悉記無漏。如火災，則報曰：昨何日何時，某街失火，燒失幾何，戶係府外者，加有電報三字。

改正 東洋新報

第一編

而此皆非空中築樓閣之類事。總係實報極盡密有。死
如登富嶽而一望天下遐邇之事。不異目擊。故雖田夫
野人一閱新紙。則忽刈頭髮。忽唱開化。而嘆阿翁之舊
習。舊習翁亦竟覩阿婆裸躄。而悟野蠻風。要減酒錢。以
與布禪。不孝兒亦欲冒雪。劔竹筍。放蕩漢亦無侵夜。縱
惡游。田舍之節婦。則懲都會之娼婦。都會之勤商。則戒
田舍之情商。是新聞紙行于全國。而誘掖開化之二三
也。凡世界萬般事件。皆上新聞。腕車轉覆。亦上新聞。絃
妓顛倒。亦上新聞。放屁亦上新聞。其新聞々々々。奸賢
畏而閱新聞。倭兒怖而讀新聞。天下罪我者。其唯新聞

乎。余輩稗官者流。之拙文亦難免。新聞紙上之惡評。
議世之利害。論事之得失者。細記其議論。以投諸新聞
社。呼之曰投書社。不問其說之是非。揭之其紙上。此是
新聞社之恩惠。而智識交換之捷徑也。淺草之伏離。芝
口之臥龍。或倫動京英之演史家。或巴黎京佛之吹螺師。或
自負大俊傑。而未蒙三顧之恩者。或自稱大先生。而未
獲五斗之米者等。皆競投我卓說高論。世若無新聞紙。
雖腔裏貯天大議論。無由傳之江湖。徒嘖々而已。偶向
人叩之。聽以為唾壺出現之妄蛇論。若變為邪不曾信
之。矧乘其口車乎。雖然。久藏不吐。議論亦不免腐敗。故

叩腔底以投新聞社於此新聞社有輿論取捨權其投書之夥片々飛來山堆也似机上宛如開屑紙店拂又々來或有變羊兒而舐紙之餘白者或有化蠹魚而喰活字之命者粧言飾文而喋々評柳巷風俗者為換會社之放蕩管店也怨言恨語呶々詆花街衰微者一蓄財家之冶游少年也粧針為棒而市上出虎者好事家也以煙製魔而坊間驚人者妄談家也或有暗鳴不平者或有現吐慷慨者或使人揚言已功或擬已摘發人非等皆由投書當時未及政事律等者可想未免効推夫如此投一篇草稿則可以示四方君子長崎開化先生坐而遙與管

館固陋居士數回舌戰大驚人耳其畧曰閱貴社第何百何十號開化先生攻擊固陋居士論中曰余乘輕氣球飛行全國觀察人民風俗方今際散髮窄袖世而猶有結髮佩刀人此人也口嚼澤庵大根里俗呼蘿蔔而未知牛肉之味足穿送葬草履而未解革靴之便至其甚則捨太陽曆而依然尚用太陰曆因循不亦甚乎凡事有順逆物有本末曰天地日月則世之通言也豈有稱地天月日者乎今捨陽曆取陰曆者不異曰地天月日如此輩因循病在于膏肓之間此病一變為姑息病再變為凍餒病雖遽使國手救急猶以洋醫之奮發劑為

毒藥仍舊欲吸漢醫之舊習湯此輩生則栖蝸牛廬而恃井蛙之見死則墮餓鬼道而挽獄卒之車者也噫不亦嘆息乎余先生固陋讀到此不覺激憤投紙叩机為傷拳頭費亦膏一貝開化子又曰冀携固陋輩而上喜望峯在亞弗示歐洲文明之盛况則亦少有所曉耶思是西洋風未吹足故也噫々奈之何余欲倩神官以祈大小神祇藉我神風以助西洋風果然則洽及邦內雖僻陬地亦至聞馬車聲今假新聞餘白質之于江湖諸君余讀了勃然激憤不覺發牛鳴大的嘆聲自机執其新聞有斯大嘆斯大文夫而斯大嘆何其暴論之甚余不可不駁擊夫開

化與舊習之別單在散髮與結髮歟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余雖不免固陋耕數町田而住巨大家常鼓腹而歌太平不亦樂乎余觀口唱開化者概一貧生耳偶上牛店舐其餘肉未聞有築太廈建金庫者身雖粧開化囊無一物則開化之益果焉在畢竟此輩開化則皮相開化耳其開化不足以糊其口倒為舊習家之食客雖欲廉價以沽身絕無顧者貧病益加無救濟策終為蜘蛛網所縛于食客子房而斃已矣事有可速者有不可速者牛糞則牛糞也未聞有化味噌之例故姑措老者固陋而宜先療壯者輕薄是所以全國設學校而施教

育也。又何要汝輩贅辨此古戰自何號連何號終有社
告曰某先生之投書則妄想先生寐語之誤也。因抹殺
其全篇。

一個小經紀人聞報午砲而歸家家在于裏店路次窮
處入室端坐喟然而嘆道余自今換腐敗魂斷然禁博
奕慎一身習文字以要為君子人支斯人時常不跌坐今正
坐者生來顧疾視老婆且罵且說道汝出則嚼嚼薯入
則傾碗酒懶惰放佚毫無所慎何其醜行之甚衣食之
資固辨於余手薪水之勞亦辨於余手汝雖善做鯨飲
馬食不知勞而獲一文錢常與行典惡婆相親誅四隣

之人恬然衡氣曾無所憚且汝性罵而漫吐抗言我發
一言則汝發十言動抵抗余癩癩是所以余不能默止
遂提起一大淨鬪來而招世笑也故自今斷然欲絕夫
婦緣一遍說了即把一書離婚證老婆毫不悸自
若道叱吐何等寐語可笑々々一喝隔壁高呼隣婆道
吾家統額被妖狐誣吐唐人寐語請來聽之亦太奇矣
翁道咄汝黙々々婆益放高聲罵詈百出殆驚四隣翁
勃々發怒烈火不啻早已揮拳要打撲去既又思道抑
制此怒不有暴舉者則君子人也俄然和顏說道今欲
逐汝者抑又有故汝穿耳孔能聽所說余今朝仍例擔

青萊抵豪商某家偶有伴丁坐店頭閱新聞紙余在傍聽之其略曰有住某街裏店某者放蕩無賴嗜酒好賭不知人倫之道為之婦者亦懶惰放佚又耽飲酒時常不執一事真是破鍋綴蓋之配耦偕不顧米櫃有無飢則婦怒々々則夫叱々々則婦激竟夫獲婦鬻根打撲婦亦握夫羣丸拉捻二六時中不斷諍鬪際這開化世尚有這般愚夫愚婦今而不加懲戒怨為開化之害恰好某日觸邏卒警眼照註違律處懲罰金云々此是不別人乃係疇昔罰金一件余聽得冷汗溢背不堪赧然一上新聞紙則日本全國評去不措噫我耻非席不可

卷也我過非煙不可消也汝雖愚聽之猶為快事耶亦應無面目余故自今改過慎身學君子風以要雪此耻辱是所以萬不得已與汝永訣也然汝亦自今改過慎身則我豈敢望破鏡乎婦聽得低頭含淚謝道妾過矣過矣妾誓換魂為了貞女偕揚美名于新聞紙上起把酒壘投地道若逾此誓有如暎日夫道汝過不憚改亦是君子人也

增補我邦自新聞紙出未十數年而大加進步不止改體面記事詳密議論確切不愧歐米新紙者為不鮮矣顧閱十餘年前新紙其幼稚不異方纔匍匐者當時最

致盛大者雖日報報知等不如今之小新聞唯總記數件雜報耳絕無論時事評政略者矧法律經濟乎無幾發刊新紙者陸續輩出合算都鄙至二百餘種之多亦可謂盛矣隨又競爭頡頏議論噴然至雜誌雜報類其數不遑枚舉於是乎新紙之力益致盛大不唯助文化誘人智殆至左右公眾之政治思想所謂政党分裂稱自由党稱改進黨稱帝政党為鼎足之勢而一時搖動人心者實新紙之力也世人既以新紙為輿論所集當路者亦以新紙為知人心傾向之一大針盤不復輕々看過雖然凡物盛則生蔽雖新紙亦不免此數或唱過

激論以煽動輕躁者流或揭謗說以毀損公眾名譽若任其勢所乘不問終妨害治安紊亂風俗其蔽亦應不僅少是以官設新聞條例以加檢束以防遏蔽害後又加改正其檢束雖稍如嚴然使新聞紙致完壁者不獨因人智發達記者出良檢束法亦與而有力若置諸不問恐十中七八流惡德風而已今也新紙體面為一大豹變論時事者則赴篤實說政治者則基正理不復有徒喋々吹出大螺以一時驚人為快者否雖吹螺者流猶未收跡世人不復信也故雖傍訓新紙漫傳妄說者人不復顧之其最盛者至每號揭社說使婦女子猶

能談時事其進步不亦甚速乎。故虛喝新聞惡德雜誌，類不待禁停二字而自滅。隨起隨倒一起一倒既歸烟消者不知凡幾。何一時競爭之盛幾至繪草紙肆頭以新刊新聞雜誌招牌填了。蓋是新紙發刊流行之極也。今也都下新紙倒者既倒猶依然。而最致盛者曰東京橫濱每日新聞。由創立次須橫濱新聞起于明治初年我邦新紙之鼻祖也。曰東京日日新聞。曰郵便報知新聞。曰朝野新聞。初稱文通誌其創立既久矣。曰時事新報。曰明治日報。是為六大新聞。曰讀賣新聞。曰東京繪入新聞。曰自由繪入新聞。曰繪入朝野新聞。曰自由燈。曰改進新聞。曰今日新聞。是為七小

新聞。皆施傍訓。文體安易。便于婦女童蒙。頃者輿論日報者起。日々集錄各社論說雜報。以刊一大新紙。及午後發賣。有容評曰。天下雖非無濡手握粟的好商法。莫好於輿論日報。請想凡新聞社之所以忽起忽倒者。雖因不得信。然亦因資本不支。而倒者為最多。而資本不支者。一係記者給料與探訪費頗多。額獨至輿論日報則不然。要一個記者不假一個探訪。又不煩一個寫字生。每朝把各社新紙切斷其要。所以附諸活版。則一大新聞成。于咄嗟間。唯有紙與活字。則我事已足矣。又何要記者操筆苦惱。腦髓探訪着急。播木雙脚之勞。

不要資本不費心思而獲大々利益者不亦好商法乎
 世人或罵剽竊新聞或詈沒廉耻的雖百千針鋸墮下
 頂門畢竟今世則射利社會也若我有利又何問德義
 際新聞盛時營這好商法者何等活眼感服々々子以
 為如何居士笑曰好々是亦好矣然此新紙而若得大
 喝味予發大嘆息而入山已矣何者有人智却步出此
 新紙之感也距今十餘年前新聞集誌者出而亦同集
 錄各社論說當時不止遭各社攻擊世人一且罵剽竊
 新紙唾棄而不顧以故不數月而忽倒當時不拘人智
 未進尚且有此氣慨然及今同種新紙出而得喝味者

乃是非人智却步之徵而何耶嘗聞泰西諸邦不許
 社直抄甲社論說限以三日間犯者有罪我邦雖未有
 其制限者々不日應有所議也不然後世安知無翻刊
 他社新紙以廉賣者乎然猶有具活眼者故余未發大
 嘆息哩

淨瑠璃溫習

附誦歌師

都下歌舞之盛無婦不歌者無女不舞者不論貴賤不
 問貧富市街到處比戶皆然一月一回踊歌女師開一
 大演席于茶亭若船戶而試女生之技呼之曰溫習曲
 曰竹本曰富本曰清元曰岸澤曰鶴賀曰杵屋曰何曰

何舞曰中村曰阪東曰何曰何樓上設高壇紅白天幕
 涂出鼻負連中等數字翡翠輕簾揭示其流某師大温
 習的標紙師姉弟妹艷粧盛飾衣裝一樣必表師家徽
 號蒲團重錦歛縹鏤金彈者歌者端姿整儀柝鳴而簾
 捲女生三々五々相次而歌大抵師理管絃弟唱歌曲鏘々
 調絃徐々發曲女喉而男音幼舌而老聲乍泣乍笑又
 清又濁高調嚙曉正過行雲低音姍姍全欺流水真是
 驚兒學語鳳雛弄音又見小妹打扮纒成細腰袅娜舞
 于壇下都人而蜚女宮容而鄙風三尺垂袖掃地自輕
 一雙水桶汲潮不濕乍透乍逆一向一背紫袂翻時宛

伸鶴翼翠裙閃處真振鴛翅可謂西施戲花楊妃步月
 宮羽之曲霓裳之舞使人眷戀惱心恍惚焦思聽者與
 觀者蟻集于樓下賞歌稱舞喝咏不啻如少年聽歌而
 非聽心特歸其面評他妍媸而不聽曲所按觀舞而非
 觀眼一注其腰論那細大而不觀足所蹈所謂聽而不
 聞觀而不見之徒也與那茶店而賣酒歌妓而鬻春者
 偶同其趣
 俚謠云鸞光磨墨鳳雛書伊呂波為習字初隨長却忘
 波一字纔將伊呂上瑤輿此是可謂穿得妙矣歌舞之
 盛行于世也鄭唱衛曲俞出俞甚講相思文諳媛奔譜

自幼所學止伊呂二字伊呂一變為色終為色誤身者
滔々皆是乃學淨瑠璃者習阿捺而思久松聽阿花而
尋半七浦里之戀慕此糸之焦思曲々促春句々誘心
二七小妹曲節未調而口唇已嬌乳臭未脫而紅粉正
薰桃花之面先春早笑柳枝之腰無風自靡隨新調流
行豔益豔嬌益嬌巧催海棠眠妙促雙蝶夢妙齡漸長
至二八則顏照粧鏡紅粉為業頭飾筭釵身飾美裝奢
侈是流不修女德衣雖綻不能手縫髮雖亂不能自梳
智不足以辨叔麥而能解少年之豔語舌未能以叙寒煖
而能唱俳優之嘖聲若有誰來促春錦字寫思媼謠托

情竟至鑽穴隙相窺名寄塲相從其甚則滑舌喋々話
醜態于姑特面前恬然無所羞如此雖因其性游藝助
之長者亦不鮮矣歌舞之為技以懈我情和人心為其
德故用之正則可以匡俚俗不正則可以導媼風此風
也足以破貞操豈可不省思乎新內樂而淫竹本哀而
破百謠千曲易溺於色難益於行夫女子之為技藝以
紡績裁縫為其本藝至歌舞絲竹則末技耳先其末技
而後其本藝因襲之久都俗為風以不彈三絃為女子
之耻是非可耻之耻女而如不能穿針者乃是耻也抑
不為可為之業而不耻可耻之耻者何耶未讀一書未

學一道未_レ知_レ女子之行也。為_レ母親者亦未_レ知_レ之而養其女。女售_レ游技則母為_レ之婢。為_レ之嬰。飯為_レ之負。物為_レ我子所使役。而却有_レ矜色。弊習亦甚矣。今之為_レ踊歌師者。飽汲此弊流。而授業者耳。名雖叫_レ絃師。其實謂_レ色師。而可也。不知_レ其師焉。在_レ

一。姬一婢。或合一牝猫。一家四口。少住橫坊。賃居新道。低檐踈櫺。格子戶。以當門。嬌舌說_レ春。妖笑售_レ愛。紫袖甚長。翠裙最輕。者比々是也。室內淨掃。小而狹。麁而自麗。一隅安置_レ一大桶爐。兩三煙管。呼曰客煙管縱橫其側。三絃兩柄。歌案一脚。連_レ院本。絃匣在_レ室中央。又設_レ三笏。

小房環堵。纔容_レ二膝。膝不進。而應相。接臂不伸。而應相。擊傍。有小層架。酒盃茶瓶。疊々雜居。後邊壁樹。又貯何物。微窺_レ戶隙。看_レ出一雙角枕。寡婦奈蓋一以供_レ醉客也。各戶雖有冷熱。應以_レ師之妍媸。卜_レ之男。而入門者。不問其技。必擇_レ其美。殊如_レ狎客者流。往々狎師。傾我家。以潤師家。故有_レ姿色者。居_レ美室。衣_レ美衣。食_レ美食。自家一美。以買_レ他百美。一家什具。總生_レ自_レ一面皮。梅窓月落。曉鶯呼_レ夢。茶爐火活。鐵瓶吹_レ笙。旭日瞳々。昇過_レ三竿。小妹五六人。抱_レ常盤津若。清元本。來_レ已待_レ于門。二九名師。晏々起_レ身。雲髻半亂。花顏未_レ整。漸_レ盪。漸_レ嗽。已

茶已飯徐々把絃授業一室忽喧曲如蚯蚓苗而節無
 緩急者未脫乳臭也聲似金鐘兒而音無高低者始開
 黃口也眉秀眼涼淑姿矜娉正膝三絃調音不亂者豪
 家處女也臉紅齒皓鄙容洒落仰鼻歌案艷聲自嬌者
 裏店小妹也娘誰習忠臣庫妹誰覆大內鑑師家呼之
 曰朝温習大概晝教女夜授男或授字妙又午後偷間師
 理新粧蘭湯浴了仙掌露露玉豔粉調來鬱金香薰雪
 正是海棠媚欲笑牡丹驕將語乃起身換衣嫣然弄姿
 而待晚來門生到蓋此等女師最以姿色賣出聲價者
 也至其老師年逾四旬娥眉未掃皓齒未澀假紅粉以粧

春皴波已生額塗黑油以染髮新霜稍上鬢賣媚無豔
 堆笑猶寒宛是舜花留一朝香楓葉刺數日紅靨其面
 目忍愧欲與少婦並立有人戲之曰勉粧衰顏甚煩矣
 寧被少婦假面則如何師曰我面若不賣好鬻我臀而
 已

際晚自負情郎比々連臂續々接踵圍一解語花而受
 業一郎唱出曰君言難信傳兵衛樣所說縱不思無理
 一齣未唱了音聲乍上鼻而濁師曰音聲失律應清而
 却濁應高而還低須注意丁寧又々唱出音律又亂再
 覆三習竟不成曲師停撥曰音律稍調宜明夕復習不

乘者為敢。個々唱去聲。異趣長音變。耶許聲者則不。問應知其為夫。勇調狹吟嘯聲者則可知是係惡措大。或有濁音如敲鍋者。或有清音如擊磬者。有如怒者。有如吼者。有如泣者。有如哀者。滿堂鳴動。喧然嘩然。到午夜而纔止。於是乎。又有一場之爭。甲乃要俟眾散。獨受業。乙乃低首按策。要使師一睨我。丙亦要專之。丁亦要占之。甲想道。他將豔眼觀余。面媚而含笑者。乃是寄情也。乙又想道。他將細腰接余。膝近而傳信者。乃是傾心也。丙丁又各同想。自負家與自負家相會而爭。自負肚裏之醜。不異群犬爭一肉。師見機。徐徐說眾曰。君等如

觀妾家仍舊無錢。雖屋漏不能補。雖席敝不能換。想妾力到底不及。請君等為妾謀之。甲曰。郎應典衣以補屋。蓋是因有豔眼之恩。要修上部。自家屋漏乙曰。郎應賣禪以換席。蓋是以有接膝之恩。要修下部。自家敝席丙曰。郎應糊窓。丁曰。郎應繕壁。師一媚。郎一諾。分課忽定。眾議立決。此時甲頰促。乙歸。丙亦設言促。丁相促。而未相去。如石群眸如射。注他一顏。不許獨專之。師亦不偏依。均分其媚。甲乙丙丁策皆齟齬。肚裏含恨。將起身去。猶未肯去。何思寺鐘早已報寅。牌隣雞。膈膊又將告曉。眾驚而散去。

增補元來踊歌師有三樣。名踊歌、售媚笑者、概有姿色。乃是謂色師。芳紀在四五內外游惰少年爭入其門。是其一也。雖有姿色屬衰殘花。雖善絃歌未可謂妙。唯夫風裝洒落自脫俗塵者。是謂蠟連社。有好事則做蠟鳴。以報喜。這般師匠概出自煙花巷裏。頗長妙手術。爲之所冀。且踏伊左衛門的末路者。往々而有。是其二也。陂波上額春紅全褪。雖無復迷人姿色。善絃善歌音聲亦美。鳳雛鸞兒。仰爲老師。專教授歌樂者。是爲真阿師匠。丈此師又有二派。一專教絃歌。一單授舞蹈。這般師匠亦各競繁昌。至其最盛者。女兒滿門。日夜不斷春聲。

然比之數年前。可謂歌舞稍衰矣乎。否。不然。想因踊歌師亦與妓流同被課營業稅。沒姿沒藝的。下等師雖減其數。至歌樂繁昌。可謂益盛矣。輓近數派新師又起。曰十二絃琴。曰八雲琴。曰洋樂。曰清樂。曰何曰何。各自揭標。誘女兒家都下到處。絃歌如沸。殊其最盛者。清樂也。不唯女兒家學之。雖措大輩亦入其門。下宿樓上。開溫習會。而鳴蛇皮線。彈二絃琴。如百舌鳥。嚙呢々喃々。唱唐人囀語。亦是一種時好耶。將做君子。和樂且樂耶。抑又因天下恭平億兆樂業耶。有說者曰。歌樂者。一大要具也。應以和人心。應以厚交誼。故鬼神感之。大聖學之。此

增補東序新編 卷二
所以設音樂費以修唱歌學也。恭西文明國皆學音樂無人不歌無人不舞。我國亦漸導此美風。有蹈舞會之設。而貴婦人連袖蹈舞。恭平氣象於此乎。見焉。嗚呼。可謂亦盛矣。誰道絃歌。素女子之風。誰道蹈舞。導奢侈之蔽。不知音樂效用者。未可以共論歌學也。縱人民未唱鼓腹。我紳士社會。率先誦歌。恭平誘導文物。畢竟誹歌學。嘲蹈舞者。非自家亦不好之。生計困窮。不能學之。而漫吐妬言耳。我非倣古先。暗君好世俗之樂。倣文明國人講宮商之樂也。此說應敬服。然居士唯怪此輩倒為女樂所誘。而乘三絃調子。終演出院本。實記我豈厭歌

樂繁昌乎。我唯憂女兒家由歌樂而流奢侈。陷淫奔耳。

招魂社

都下官幣社之新築。以招魂社為第一。乃在於皇城之西北。九段阪上。奉官幣以祀。戊辰年間斃于者。其堂宇壯大多可觀者。傍阪栽花卉幾百株。芳雲馥郁。不燒返魂香。而猶能應返魂。其間列石燈數十個。不入不夜城。而亦能應照幽冥。到阪頂則平面廣濶。可以招群靈焉。九段屬最高地。一望闔都。今卜社地于此者。自似忠義魂魄守護府民。注意亦至哉。右側有一大燈臺。疊天然石以築之。不施彫刻。其高數仞。尖頭巍然聳

于雲際本祠面正南巨棟高楹皆用素材以擬古代廟
宇祠前垂菊章紫幕儼然而護忠魂祭魂如魂在祠畔
揭五色彩旗翻乎而表義名表名欲名輝一年兩度行
大祭典以慰忠魂普天率土無迷古戰場之幽鬼忠師
義軍無陷餓鬼道之亡靈嗚呼義士群靈豈可不瞑目
地下仰天恩之厚乎死以報國者雖忠臣義士之所不
辭然若死不受此優待何以能獎勵後輩夫戊辰之於
兵亂關王政維新之大業報國之士鍊磨義膽以誅伐
逆賊竟斃于鋒鏑間其死也雖可惜唯有此死以創更
始維新之大業豈可不謂偉歟乎苟懷忠義者須近前

拜一拜此非如大師不動開帳要貪賚錢者忠臣之餘
功義士之遺歟赫々然而可以輝萬世可以傳不朽食
日本之粟而不羨此死者非皇國之臣民也古來致
死者雖非不多特同死而不同名阿半長右衛門之情
死于桂川也亦是雖致死墮八大地獄而受劍山血池
之苛噴忠藏義太夫之戰死于山野也亦是雖同致死
入紫雲幕裏而遇朝祭國祀之優待彼是雖死則一歟
譽如此不同者何耶特以有死于義與死于不義之別
也將門斃而流臭名于千歲楠公死而傳芳譽于萬世
亦義與不義耳嗚呼偉哉義乎虎死而留皮人死而留

名嗚呼大哉名乎義不可忘名不可滅余輩生為糊板者流罵徒之飯者曰糊板潰穀之謂也死不死園芋肥料豈無愧義士乎否我不堪慚愧把那繡木雖欲屠腹亦難堪苦痛猶碌々然偷餘生欲永塞娑婆者何等鐵面寧堪赧然然今送此碌々生者亦是係報國義士之餘恩須近前一拜

每祭連三日人之賽詣雲集阪上肩摩腕擊以人填地乃是都下新繁昌之第一魁也祠之周圍賈豎爭張露肆有敷蒲席售玩物者有安牀店鬻食品者熱鬧雜遝無立錫地初日有烟火之戲設場于田安堡內自晝連

夜霹靂一聲電光掣空一群金鳥噴火飛于白雲中一雙紅龍抱壁躍于紫雲間團煙散為百花圓火碎化萬星千變萬化俞呈奇觀次日競馬匹優劣名曰競馬斜繞木柵數百步許以為乘馬場柵內可並馳兩馬馬最拔駿御亦撰巧兩馬電走以競駿足一蹄後一蹄十蹄先十蹄或有初步而仰倒者或有中途而顛落者或幾達極域數步間而逸走或已後數十步而突然率先白馬後于黑馬鹿毛先于蘆毛一瞬間走數百步三瞬間時間忽達極域玉蹄蹀躞蹴紅塵來如獅子狂碧鬣鬚鬣衝雄風去似猛虎飛或後或先競爭一步羸者受賞

而揚々然去輸者取笑而悄悄乎退正是如佐々木梶
原爭率先于十歲之下昇平中之一小戰場也第三日
演角力之技此日最有奇觀上自橫綱下至擔繩無不
鬪者無不擣者特有東西大虎試一大勇鬪凡力士之
定敵專任行司與老士之撰最負連中不惜纏頭雖投
盡自家衣着尚且不能使驚攫鷹唯於此日則不然使
一關脇當我大關使二等虎敵一等虎等唯命矣鐵臂
石拳一離一合盡四十手極八十技真做兩虎之鬪使
觀者不知熱汗溢兩把何者當不虞之敵演不慮之鬪
大關若不勝關脇一世之耻辱也二等虎若勝一等虎

終身之面目也。是以互揮全力勇戰奮鬪真可謂角
中觝角矣。每祭開此三場令競武技蓋因祭戰死之靈
令專演武風活潑之技耶。抑又出於居治不忘亂偃武
不怠武之意耶。不問其屬孰義士之靈必應安且喜也
矣。

增補自建招魂社有佐賀臺灣之役有山口鹿鳴之亂
從此征討戰沒者亦甚多官令祭此等群靈更賜靖國
神社名以列官幣社爾後斃于內外軍事者皆合祭之
以爲日本帝國忠臣義士之大靈場春秋兩度之祭典
倍舊甚盛矣。且祠畔開大庭園栽奇木集珍石隨經歲

增補東京新繁昌記第二編終
月自添靈威人之賽詣亦非昔日之比華表內外石燈
櫛比不知凡其幾何多是係皇族大臣若軍人所獻殊
以一大銅劔為古今未曾有之物此係參議伯爵小縣
有明公所建形模洋劔長二十尺餘乃在阪之左傍此
他設一館以陳列古今內外兵器名曰就游館顧是不
唯足以慰群靈亦可足以鼓舞軍人也凡合祭此社者
皆無不忠義臣民有此忠義臣民而國家可靖賜靖國
神社名者豈其偶然哉

增補正東京新繁昌記第二編終



明治十八年九月四日版權免許

同十九年五月刻成

同廿七年十二月一日參版

著者兼出版人

服部誠一

東京府下本郷區湯嶋天神町
二丁目四番地寄留

出版人

青木恒三郎

大阪市東區博勞町四丁目
貳十七番屋敷

發兌所

青木嵩山堂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
一丁目

